



00213

懽園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三

古今通韻序

康熙甲子史館新刊古今通韻若干卷翰林院檢討毛大可撰本檢討蓋積數十年精力爲此書旣應詔試詩賦稱旨入史館又五年乃上之夫韻書蓋小學而不究其義則六經之文與古辭賦其讀有不能通者

天子乙夜覽觀以爲有裨於好古之士 溫綸嘉

獎同館諸先生使之雕版印行而檢討以其序屬

三才

懽園集卷二十一

一

十五

某爲之且自述其所以作書之意以爲韻者樂之節古散文多有韻韻書不起於江左起於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韻一卷其後六朝呂靜作韻集段弘亦有韻集陽休之作韻略杜臺卿亦有韻略李概作音譜周研作聲韻其書皆不傳四聲起於齊中書郎周顥作四聲切韻而沈約因之有四聲切韻類譜其書皆亡至隋陸法言作四聲切韻則又分東冬鍾江諸韻爲二百六部唐用以試士名爲聲律至天寶間陳州司馬孫愐因爲之增脩改名唐韻宋景德祥符間陳彭年等重脩名大宋重修廣

韻至理宗朝平水劉淵并其門爲一百七部今遵
用之平水之謬不特古韻不可問即如律韻有誤
并者有誤刪者有誤移者至於字之脫誤即李杜
韓柳元白皮陸溫李諸律尚多遺韻也是書一仍
其舊不立門部不改換音紐第增諸韻及唐人所
用之字於各部中其五部三聲兩界兩合諸條則
前此所未有者五部三聲皆起於虞書明康之協
即五部也熙起之協即三聲也不立兩界則有疑
易象旁通情也以御天也爲無韻毛詩靡神不宗
上帝不臨爲方言者鷗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爲失韻戰國策亡羊補牢未爲遲也爲散辭者不
設兩合則有改毛詩匪棘其欲爲匪棘其猶改楚
辭恐時世之不固爲時世之不同改顏延年登巴
陵城樓詩前瞻京臺囿爲金臺國者甚矣其爲說
之密也予於聲律之學少未嘗究心竊聞緒論於
先舅亭林顧先生先生嘗述陸德明之言以爲古
人韻緩不煩改讀以正吳才老叶韻之失所著五
書大要以四聲一貫與三聲兩合之說尤相齟齬
未及見檢討之書而摹木拱矣檢討嘗與予往復
數十百言守其說而不能易某無似不能爲說以

通兩家之郵惟是二書各有崑趣要皆積數十年精力爲之其必傳於後無疑者先舅藏書名山以俟後人而此書遂達 御前宣付史館刊行於世昔沈休文之作切韻數譜與陸厥書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而梁武雅不好之有何爲四聲之疑周捨有天子聖哲之對而當時卒不用其書今檢討乃遭遇

天子右文超越前古不遺小學俾廣其傳豈非重有幸也檢討學殖閱富所著書尚多在詞館積俸當遷坊局遽請急以去其志行高潔如是於其行也爲書大略以應其請云爾

三百五十二

愴園集卷二十一

三

世明

計甫草文集序

自經義之作足以役天下之學士敝耗歲月以干祿仕於其他古文辭皆不暇以爲至於無一能則已矣有明三百年以來古文之卓然成家者落落可數若王遵巖盛爲今世所推許而其體裁要爲不及前人則官與年誤之也夫文章之道非浸淫於六經諸史百家不足以大其源流非養其氣使內足於已而後載其言以出則病學醇而氣足猶必廣之以名山大川覽古人之陳迹又益以交游

議論之助使盡天下之變而後求之前人所以裁製陶鎔之法以歸於簡潔乃始爲文之成夫是數者責之科目之士固已甚難第進士服官即又有所不暇而素未知名於時其力或不足以自廣此其成之所以益少也吾友計子甫草其文浩汗閱博不爲無本之言而意所欲吐無不曲折以赴即未知於古人爲何等而擬之近世之成家者要多屈夫計子之名在天下近二十餘年然一舉孝廉而廢時時游京師齊晉楚越之間頃歲客穎與劉吏部公勇尤善穎上之文益多夫其前後通塞之

故此天所以資計子也凡吾所謂有害乎文者計子皆無之而爲之助者又莫不具焉則信乎其成之不偶然矣頃者與計子語自以其才之不竟用於世也往往多牢落不平且見於其文者有之向使計子不廢以其才名自致通顯此時或在館閣不者宜爲外吏使計子爲外吏一旦繩以近世所用考成之法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即在館閣館閣之先後計子之時而入者多矣束之以諱忌而馳之車馬之間開口議論其能以有立乎況上之而爲公卿其忌諱益多其學業尤不能專且篤乎以視

夫計子之文吾知不以易也故因序而爲之廣其意且以交勉焉

田漪亭詩集序

文人遞相祖述而流別萬殊蓋踵事增華變本加厲理勢之自然然而屈原宋玉逞放乎風雅之準則而蘇李又裁敘之齊梁陳隋流蕩乎蘇李之緼藉而沈宋復峻整之若有相循之義焉自是而後無能出唐人範圍述而不作亦已久矣杜少陵集中無所不有韓昌黎又獨出橫空硬語白太傅能採摭里俗之言此有宋諸家詩人之門戶也學蘇

黃者必追蘇黃所自出學放翁石湖誠齋諸公者其有不知諸公所自出乎宋詩之於唐詩音節稍異耳五七言律絕乃唐人所創爲也彼宋人所謂奪胎換骨推陳出新豈能如雀蛤雉蜃野鳧石首改狀移形哉予故嘗以爲唐詩宋詩之強爲分別亦如初盛中晚之強爲分別云爾我友田漪亭先生山左之詩人也性情和厚學問沈博浸灌予得其山薑續集讀之則居然東坡放翁之詩也予因以示坐客曰如漪亭先生吾直不能禁其爲東坡放翁矣此固能追東坡放翁之所自出者也曹庶子

峨眉亦以予言爲然峨眉云漪亭此集都得之峭
河華峰間又自序以爲邊華泉李滄溟未見有專
集紀其鄉山水以爲缺恨邊李二公工爲唐詩者
也特未知九原可作見漪亭此集其驚歎涌躍爲
何如哉

漁洋山人續集序

新城王先生阮亭刻漁洋山人續集成序之曰詩
自三百篇以降漢魏六朝辭則瞻矣而韻或未舒
至於唐古風近體兼作聲文相宣不差圭黍而杜
子美極風雅之正變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其

後韓退之去陳言爲硬語時則有若孟郊盧仝李
賀劉義馬異爲之輔白樂天趨平易爲奔放時則
有若元稹楊巨源劉夢得爲之朋李義山變新聲
爲繇縟時則有若温庭筠段成式爲之和非不欲
決子美之藩籬別成一家言然卒莫能出其範圍
特具體焉而已子嘗合錢受之胡孝轅所輯全唐
詩而裒益之審其正變竊以爲詩人之能事備焉
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爲歸孰知
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詩
渾涵茫茫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

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而別有所師然則言詩於唐猶樂舞之有韶武而絺繡之有黼黻也今乃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母亦變圓而不能成方者與先生弱冠成進士遂以詩名海內自揚州推官入爲曹郎擢授翰林弘獎風流振興古學京輦士大夫言詩者以先生爲正宗先生之於詩擇一字焉必精出一辭焉必潔雖持論廣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諸家之詩而選練矜慎仍墨守唐人之聲格或乃因先生持論遂疑先生續集降心下師宋人此猶未知先生之詩者也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張子曰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今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陘隘矣讀先生之詩有溫厚平易之樂而無崎嶇艱難之苦非治世之音能爾乎

姚黃陂疏草序

僉都御史黃陂姚公奉

命撫蜀行有日矣哀輯

其自入諫垣及陟憲府所上疏草若干篇示予曰

昔韓稚圭初欲焚其諫草又以爲前代諫臣嘉言

讜論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若削

而燔之後世何法因輯其前後奏牘曰諫垣存藁

錄而藏之予何敢比擬古人但自蒙 恩以來竊
欲效其尺寸薄有芻蕘之獻

皇上聖明不加罪譴累荷 拔擢今受事遠徼感
激

聖恩輒一一錄記惟君兄弟知我君爲我序之子
旣爲文以送公行因公之請復爲之序曰自古人
臣以敢言極諫爲直而人主以能受盡言納諫爲
聖而上下數千年之史記往往代不數人或其人
止一二事而爲之立傳讀之者亦以爲此不可多
觀之事何其難也故論人品者其公私誠僞於言

事之骨鯁柔順見之論治道者其理亂興壞於諫
官之禮數隆替見之范希文謂忠者骨鯁而易疎
佞者柔順而易親但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
國家之可喜也公學富而才高器宏而識遠自在
諫垣累數十上疏皆訂謨謹論關繫 國體民瘼
之大者疏上輒報可嘗典試江西還請豁南昌諸
郡逋賦百萬立見施行公以言路少壅請開科道
風聞之禁在廷諸臣以爲怪駭內閣宣

上旨令面對豫敕九卿詹事科道齊集旁人爲惴
恐公廷論侃侃

天語溫霽令盡所欲言公從容奏對反復詳明
上心喜令宣付史館及 中旨用一二通醫術者
公以爲此非端人不當出入禁掖即罷譴勿用
上雖有時降 旨詰問心契其忠未幾而內擢卿
寺一二年間遂躋僉憲今且擁旄鉞開府於蜀則
公之所以結主知

上之所以用公者豈非以其言哉古之人其臣有
一言之善其主有轉圜之從猶且大書特書而況
公累數十萬言皆鑿鑿有裨益而見諸施行哉漢
文帝嘗止輦受言而賈長沙上書不能排絳灌而
進之元帝徒知旌朱雲之折檻而卒未能大用惟
唐太宗之於魏鄭公幾於諫行言聽而晚節有不
承權輿之憾今公乃幸際

三万六千七

愷園集卷二十一

九

世明

天子仁聖言多著於律令身都顯庸後世之士讀
公之疏必且踴躍於昇平之會而又因以歎公之
進切直之言本於其公忠質誠未嘗以利害禍福
動其心而卒之有攸利而受其福也此其主聖臣
直爲前古未有之盛而其言爲可傳也而或者以
爲今時諷諫之篇少不如貞觀則人臣自無魏徵
王珪房喬李大亮輩耳苟有獻納必且從容虛受

遠邁唐宗請以公爲左證可矣

三撫封事序

國家之用才也願得忠果毅直之士不願得謹愿
唯諾之士所謂鷲鳥累百不如一鶚者也然士大夫
仔肩艱鉅非才不足以勝其任矣必且受摧折而
氣益振處險阻而安之若故而後足以爲人之所
不敢爲言人之所不敢言中丞慕鶴鳴先生釋褐
令錢塘右遷郡丞粵西錢塘頌劇令其地者鮮能
自拔粵西蠻獠荒遠丞又往往以冗散自暇逸而公
皆以治行尤異聞蓋其自下吏時風采已概見矣

管子卷二十一

十

出明

既其守興化也海氛方熾廷議姑聽撫因遣廷臣
往覘之郡守封疆文吏無與俱往之責而公自以
諳賊中情勢毅然請行探鯨鯢之窟於驚濤駭浪
之中卒得其要領還報狀

上於是欲大用公矣不數歲自監司擢方伯驟加節
鉞公之在吳始以旬宣之寄當清宴之日專意求
講田賦戶役水利以紓民力其既開府則以滇逆
煽亂海波復興兩浙剝膚三吳震鄰而公旣得竟
其前之所欲爲且大脩水戰火攻之備精思密算
智創若神江海之間繫公是賴歲大饑發藩庫金

易米江楚平糴請寬諸郡逋糧及歷年坍荒地丁無算

天子嘉乃績寵公以宮保既用他事罷官亡何即家起公撫楚尋移之於黔河議之起也

天子既以總督漕運來公於黔而又諭公星馳至淮參詳其事而公議與河臣異同上疏廷辨之天子重其事使者視河往還數輩於是疑公論有所偏主下公卿鞠治公口陳手畫曰某處宜疏某處宜塞某處雖疏不久當淤某處雖塞不久當決行臣說而不效臣請死其語頗聞於

上前以故廷臣當公罪而

上竟賞之放還田里子時備負九卿聽其滾滾言論其精敏強力信其所是而不苟與人同其可否有如是也公先後所上章奏不啻數千已有成書茲復手自刪定取其尤切於當世之務者若干篇名之曰三撫封事總漕奏疏附焉而屬序於子且曰此其中多有爲

上聽用而見之施行者其未施行者後之君子亦或有取也吾自此入故鄉山谷間優游以終餘年矣子既不辭而爲之序復諗公曰公尚未竟其用

如公才非可終老於山谷間者吾所謂受摧折而其氣益振處險阻而安之若故者正公今日事矣公三撫所請興革皆爲人所頌述予吳人也故其徵撫吳時尤悉云

金鼇退食筆記序

高學士澹人供奉 禁庭八閱寒暑見聞益富所著作益多其詩辭古文及扈從日抄每脫藁即以示予予嘗序而刻之矣一日以金鼇退食筆記授予按閱澹人賜第在禁垣西北密邇祕苑金鼇蜿蜒其入直必經之路輒以餘閒討論舊蹟筆之於

書退食云者有取於羔羊之詩委蛇自公之義澹人志也予嘗謂澹人之遭遇爲曠代所不易得而其學識敏達才華絢爛性情沈潛篤實有出尋常萬萬者予輩數日一輪直齋祓待事凌晨入 禁門侍立螭坳不數刻嘗恐懼戰栗

至尊有問或倉卒不能對而澹人終日侍 便殿備顧問

天子聰明睿知淵泉溥博非咫尺聞管見之易以仰測澹人從容應對每當

聖心應制詩歌援筆立就至與

睿藻天葩炳耀簡冊其不可及一也其趨朝常聽
曉漏至暮乃出或及夜分自非有所患苦終歲不
請休沐是所謂金鰲者特戴星出入其間耳何嘗
有稍暇豫之時而又能采輯舊聞徵信載記以成
是集其不可及又一也是書體製略近於三輔黃
圖東京夢華諸書而采綴特爲闕博其地自金元
明以來所嚴闕外庭罕知其詳知之亦不敢明著
或中涓從事識謝通儒雖有簡畢無能考正故自
陶南邨輟耕錄以至上林彙考帝京景物略酌中
志及前朝大臣遊西苑詩及記皆不如澹人之得
之見聞之真跬步之近敘述之詳且核也其意以
爲溫室之樹固有所不得而言而靈囿之樂有與
民偕之者筆之於書見 國家之深仁厚澤焉其
自序又言明之宮闕苑囿較隋唐僅十之三四至
於我 朝而曩時離宮別館頽廢者益多矣讀是
書者益徵 兩朝克儉之德足以昭示來許爲萬
世子孫取則則又匪直文辭之美記纂之淵博已
也

香草居詩集小序

長水李斯年武曾分虎三兄弟俱淵雅負雋才俱

好遠游六七年前斯年游粵東武曾游黔中而分
虎尤越在萬里外在五溪六詔間當是時海宇方
晏安分虎孱焉一儒家子挾三寸不律與健兒馬
客相徵逐嘗涉洱海汎昆明簫鼓樓船臨風作賦
乃分虎纔一削藁棘僮孺婦爭譜其音節以相娛
樂抑何壯也旣念家有老母日南天末不可以久
留則由金齒歷貴筑從其仲兄武曾間關跋涉以
歸蓋歸甫踰時而西南之變作夫分虎以曾參嚙
指之痛得遂其沈炯還鄉之思詎非幸哉故分虎
所爲詩沈雄感激多仁人孝子之言歌有思而哭
有哀吾知其源於性情者深矣今香草居諸什是
也分虎屬子點定旣竟綴數語歸之

四書易經纂義序

高密王先生所著四書纂義若干卷易經纂義若
于卷齊魯間學者多宗之子從少宗伯子言先生
所見其書宗伯少而受學於先生之父

先生

今其年九十矣故著書者年已七十人猶稱之曰小
王先生而宗伯家子弟又皆受學焉蓋其父子間
自爲授受而所傳寔已廣矣其書大抵四書主章
句集注或問易主本義而參以朱子之門人及朱

子以後諸儒之說及蒙引存疑淺說諸書間有發明亦必衷於至當而非臆斷也愚嘗病永樂中之輯大全者採摭未廣宋元人經解尚多遺漏今又將三百年有明一代諸儒之說亦當節取庚續毋欲啓之

主上會諸書局皆未竣弗果今已歸田子言方爲春卿宜以斯事爲職分乘間言之若纂義一書乃他時脩大全者之推輪土鼓而先生父子亦可謂當世之儒林祭酒者也抑漢之爲魯論者以安昌之貴而加多故時人語曰欲爲論念張文今老王先生有宗伯爲之高弟學者之視其書儻亦張文之比邪豈止行於齊魯間也易自主注行而鄭學絕愚又病夫略象占而談義理者之偏也高密固鄭公鄉也爲我諗王先生得毋有意更爲一書以發康成不傳之旨乎愚雖老於田間當更爲先生序之也

中庸切己錄序

中庸切己錄者南豐謝文游程山所著也程山集宋元以來諸先儒之義疏間以己言參會而成是書其自序名書之意以爲學術不明世道人心之

陷溺皆由於本原之不正本原不正則工夫不切工夫不切則功用成就適足爲禍害其論可謂篤矣然所謂本原不正工夫不切者非必盡庸俗人也其間每有才雋之士不爲躬行實踐而求之於杳冥恍惚以爲道體不爲蕩平正直而託之於詭譎機變以爲作用立心之始已異於爲己之學其於理也既有所蔽而其於事也爲謬不可勝言矣即中庸大學漢以來在戴記中自宋仁宗書中庸賜王堯臣及第書大學賜呂端及第說者謂自此已開四書之端橫渠先生少無所不學當康定用兵時上書謁范文正公言兵事公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當程朱未興之先而仁宗之爲君文正公之爲相知中庸之切己若此奈何當諸儒先闡揚大著之後而獨有漫然置之且顯然倍之者哉此程山之書所以爲世道人心慮至深遠也

毛大可古今定韻序

韻雖出於人聲實天地自然之籟也太古已不可據六經中明良之歌與夏歌商頌風雅彖傳用韻者不可勝舉而沿及兩漢莫或編爲韻書魏李登

作聲類聲以類名其即韻矣而書不傳於後世魏
晉間又有孫炎作翻切書亦不傳即其名以求之
則道理至精極妙翻如大通同泰六朝人能以決
休咎切與韻源異而委同如岷山導江嶓冢導漢
至大別而合一蓋劬於廚天於然皆異切而必合
爲一韻治水者濬其源而委自平治字聲者明其
切而韻自定不易之道也沈休文但分四聲未聞
其作韻譜隋時陸慈始作切韻雖其書亦不傳而
觀其立名之意則深合於源異委合之義矣唐天
寶間孫愐改切韻之名爲唐韻雖士人口語或存

切韻之言而旣經改易則唐韻之名曰彰切韻之
名曰泯傳訛至於今世小學者家著書行世居然
名孫炎之翻爲切名孫炎之切爲韻又或者謂翻
即切切即翻名實混淆不可窮詰今時孫愐唐韻
已不傳即宋禮部韻分二百六部者亦不見用惟
用一百七部之平水韻而已蕭山毛大可博極羣
書作古今定韻定韻一書廣引典籍以定正字聲
又於李登至劉淵其間唐宋韻書因革源流與夫
同用通用轉用之故世所不審者無不詳備誠古
今韻學之大觀也今世人材蔚起追比於景龍開

元天寶大曆曾是你唐人之詩而可株守劉淵之韻乎是用爲之序公其美於天下焉

春秋地名考略序

宮詹錢唐高澹人作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既成而示子屬爲之序蓋左氏之學莫蹟於地名得其解者惟杜元凱氏在前雖有應仲遠賈景伯諸家不之及也元凱既作經傳集解又爲長曆以正閏朔爲世族譜以紀統繫爲釋例土地名以求會盟征伐之迹亦綦備矣惜其書不盡傳鄭夾祭謂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爲左班功臣顏氏所通

者在訓詁杜氏所通者在星曆地理顏氏治訓詁如與古人對談杜氏治星曆地理如羲和之步天禹之行水誠哉言也然杜注地理於其所疑則僅曰某國地於其所不知則曰某地闕而已蓋地理之難言也今之去古視杜氏又遠矣說地理者有司馬彪闕駟京相璠宋忠司馬貞杜佑賈耽李吉甫諸家言人人殊安所取正予嘗謂求通於後世之史志不若讀經注疏讀注疏又不若潛玩經傳之本文誠能貫通全經而以意求之當必有迎刃而解者如齊晉戰鞏公羊以爲去齊五百里即齊

之邊邑亦不若是遠矣讀本傳三周華不注之文而後知其_{在歷下也}楚山有大別鄭氏以爲在安豐矣讀左司馬之言曰沿漢而與之上下而後知其_{在漢口也}古言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在晉之西矣乃齊靈公之伐晉也自朝歌入孟門用是知晉東亦有孟門爲太行之徑道也晉有二瑕一在河外而解者混之及觀西師之侵在河曲宵遁之後詹嘉之守在桃林築塞之時而後知河外之瑕必不可混於河北也斯非其淺而易見者邪嘗欲用此意勒成一書卒卒未暇澹人乃先得

我心亦足快矣噫嘻左傳一書固萬世經術之祖也學古而不通於春秋譬若溯河而不探其源尋枝而不揣其本必不得之數也試畧言之吳闞邗溝以通師道此枋頭堰淇之嚆矢也闔閭之伐徐也防山而水之此智伯決晉之濫觴也孫叔敖治芍陂以漑雩婁其孫掩爲令尹復修其術此秦際翟陂以下言農田水利者所由昉也至於齊斬防門始於平陰楚營方城亘於宛葉其後燕之汾門魏之濱洛秦之起造陽而抵臨洮皆權輿於此矣若夫虎牢之爲成臯也穆陵之爲大峴也鍾吾之

爲宿豫也州來之爲壽陽也沈之爲懸瓠也申之爲宛也甯之爲脩武也鍾離之爲濠口也大隧直轅冥院之爲義陽三關也渚宮之爲江陵也夏汭之爲武昌也澶淵之爲三城也笠澤之爲五湖也皆七國漢楚吳魏六朝高齊宇文唐宋之君所爲百戰而爭者也而皆見端於春秋是故欲識天下之大勢不可以不知春秋欲讀後世之史不可以不知春秋此書匪直元凱功臣抑且爲禹貢職方之適系體國大業粲然備矣

今天子覃精聖學 特命澹人總裁春秋講義以

左氏爲綱領子兄弟隨澤州桐城諸先生後又與澹人同拜 命脩一統志發凡起例將於是書考正而澹人且進之 黼筵上備乙夜之覽度必有當於 睿懷之萬一者謹泚筆而序之

曹峨眉文集序

說者謂唐太宗雄才盛略致治太平幾及三代而文章不能革六代之陋其後百餘年王孟李杜輩出始以詩盛於開元天寶之間及元和之際韓退之柳子厚與其徒剏爲古文根柢六經馳驟班馬於是齊梁綺麗之習無一存者天下至今宗之而

方其始也以房杜王魏之相業虞楮歐薛之文學而終不能與於文章之事則毋乃文之興也亦有其時雖有聖君賢相相與極力推挽而不遇其時焉則亦終於無所濟然則有其才而又遇其時以興起斯文而復之漢唐宋之盛可不謂大幸與今主上好古右文 國家之開創未四十年作者肩背相望如吾友曹子峨眉其一人矣曹子與陳子椒峰皆生長吳會以古學堅苦自力曹子之志所欲疏通發明而見之文字者由六經而下及於西京以後之書無所不讀既粹然一出於正而其邁往恣肆之氣仍寓於規行矩步之中故視近世之所謂株守繩尺者岸然不屑也間以其餘力爲詩則駸駸乎軼大曆貞元而上之方刻其詩文若干卷行世而適會

天子下詔求博學宏辭之彥備左右顧問執政素知我眉遂以其名上而陳子亦與焉二子素翱翔華省聲譽烜然是舉也

當宁必將一見而有宣室之問延英之訪則豈獨斯文之興也有日哉昔韓柳二公以文名天下也當元和之盛淮蔡削平河北奉詔之日其所上聖

德頌平淮西表鏗然與雅頌齊聲今當三孽蕩平之後子屏處草土無能有所著述以揚厲國家之盛德大業垂之無窮於曹子是集不勝厚望矣

葉蒼巖詩序

雲間葉蒼巖先生輯其詩號蒼霞山房詩意自戊午秋七月以前者多在虔州詩以後者多在秦中詩雜以過家及入都諸作總若干卷先生自詞館出爲郎署典試秦中還司關虔州會嶺表梗塞羈棲章貢戎旅間關來復其所旣而祇命督學

三秦所歷長城羗塞關隴棧道篇什之多視在虔

爲倍之子觀有明三百年督學秦中者楊文襄爲最其後功名遂著於秦文武器識爲一代冠冕今先生先後再主文柄於秦地秦風古多豪勁自被先生之教澤而文體彌更雅則其得士之盛人以此之揚文襄其功名所至殆未可量詩固不足以盡先生之蘊也然其無所依傍多發天然以陶冶性靈而未嘗規規於擬之議之也亦豈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到也哉

誠求堂贈言序

惟誠至實而中孚之象虛言其體也中孚六爻象

鳥卵孚者鳥抱子之名其字從爪從子取會意鳥之抱子也其情至專寢假而穀生於虛焉今夫人心虛之而後可以受善集衆善以措諸事則事無不治設也事未至而先擾擾焉或中有所主將扞格而不相入矣誠云乎哉是故惟虛能誠中孚也定山澱江才士旣受事於杞而以誠求名其堂一日裒其出都時及在杞諸大人先生之贈言問序於子賢哉定山其亦有虛受之懷乎諸君子之贈定山也不一辭要期以事業之遠大而勉其追蹤古人在定山觀之則皆誠求之資也豈僅以雅游自皆此一誠爲之矣定山勉乎哉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游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子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爲羈囚

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鉛槧以外
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并出彼
入此曾不容瞬士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籜於狂
波萬折之中展轉洄洑及於淪胥而無所底止此
其可悲者也自予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
以想見其爲人而及今之邂逅於京師也已五六
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家世鼎
盛鮮裘怒馬出與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醉
卧胡姬之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
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長遇四方多故夾江南

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迴視向
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爲荆棘以棲冷風故
其詩亦一變而激昂獻歛有所愴然以思愀然以
悲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所哀次自十七八
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得詩凡若干首其年之情
性具見乎此矣子又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
於顛隳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
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與
若陳子則膂力方剛遭遇 國家盛典致身侍從
夫志和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獻歛者

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僨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又將變已

虎丘山志序

新刻虎丘山志係太倉顧子伊人重脩其書分本志泉石寺宇古蹟祠墓人物高僧仙鬼題咏雜志爲十卷旣告葺寓書京師屬子序予惟此山有志昉於明初王仲光賓賓蓋據曾王父攷雲嶠類要舊本然已斷爛不復全其後有鴈門文肇社本最後則松陵周氏本周本繇芘失次且未及流傳世所傳鴈門本也伊人折衷三家芟蕪剔蕝發凡起

例其功爲鉅嗟夫茲山之有聞於世也舊矣其間洞壑巉巖林巒秀削好事者僅視爲遊宴之地嘉山美樹舉湮沒於聲歌酣飲之中其識最弇鄙不足道即一二好古之士問闔廬之古墓訪王珣之舊宅歲月踰邁光景彌新亦第以風流相歎悼耳今觀伊人是書事蹟則存其真者踏駁者不錄文賦則載其雅者誕謾者不錄山川景物亦嘗廣搜博採以附古者登高作賦之遺然聊爲茲山備掌故耳惟遇古今竒偉節烈之士及一切名賢理學幽翳不傳之區如唐顏魯公宋尹和靖諸剩蹟不

惜鈞深摘隱大書特書若惟恐忠孝之或絕於人間而大道一日不彰於天下也如伊人者可謂知所用心矣後之人觀其取舍審其別擇其亦將撫是編而愾息也夫

張君判武定送行詩序

州從事其祿蓋微矣士有懷才負志而屈於此可惜也而張子之爲武定州判官乃得送行詩若干首之多其以是行爲張子光寵哉不知張子者無論已知張子者謂當排金門上玉堂而乃持版走趨風塵碌碌又前古以州統郡則刺史之任崇而

僚屬之秩優今之州守且與令長無異則其僚屬直縣之丞簿尉云爾以是爲張子惜也然未可爲知言也古之爲祿仕者抱關擊柝且不辭爲之而況一州之中有民人社稷守之者當端平廉讓以率其僚屬且以收集思廣益之美佐之者當去其人我異同之見與守分憂共理者哉又況治行之卓然者 朝廷本未嘗以資格限其所至哉今之守是州者吾族弟某也吾稔其人洞然無有城府必能敷其心腹以與張子相接吾見賢守而復得賢佐將武定之治加於往時也雖以是行爲張子

光寵可也詩人之作其有見及於此者否邪

新刊經解序

往秀水朱竹垞諡子書策莫繇於今日而古籍漸替若經解厪有存者彌當珍惜矣予喟曰經者聖人之心精義理之奧府歷紀相循治世典則其可見於今多收拾煨燼之餘率殘闕亡次又世嬗三古音文訛易彼此是非必資裁訂其微言眇旨未易窺殫漢唐來諸儒據其所見發揮底蘊各自成家然而傳世久遠散佚者衆嘗考史志所載經解諸家自漢迄隋暨唐業失去過半自隋唐迄宋

元明彌多闕廢其時苟得秘本上之朝廷輒加重賞或優與官爵如連城之璧視爲重寶嗚呼難矣然五代以前縑帛竹簡固不易傳自雕版盛行流布宜廣又有宋興起洛閩大儒弘闡聖學下及元代流風未殄凡及門私淑之彥各有著述發明淵旨當時經解最盛而予觀明時文淵閣及葉文莊商文毅朱灌甫所藏書目宋元諸儒之書存者亦復寥寥可數即以萬曆中東閣書目較之文淵閣書目百餘年間歷世承平而內府清秘之藏已非其舊欲其久傳無失詎可得哉蓋古時明經各守

師說黨枯護朽互爲廢興如漢初傳易立學宮者
四家未立者又有費高二氏費氏學興高氏遂衰
四家之學亡費氏有鄭康成王輔嗣二注陳梁之
世立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行鄭學遂
廢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詩惟傳毛氏於
時賈馬鄭並爲箋傳而鄭箋尚存賈馬詩傳俱廢
春秋左氏後出有賈逵服虔杜預訓解惟服虔訓
傳迨隋杜氏盛行而服義又廢三禮義疏南有賀
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甫侃北有徐道
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諸家比孔穎達作

正義時止存皇熊二家魏時王肅不好鄭氏來合
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迨後鄭學傳而
王肅書又亡正義之作唐太宗患諸經箋傳淆雜
詔諸儒撰注定論畫一自後同異稍泯不復聚訟
如前時然舉天下而宗一說雖云蒼粹諸家而唐
以前諸儒之論疏因是益以廢矣李鼎祚作易集
解多正義所未采正義宗輔嗣鼎祚則宗鄭學凡
摭集孟喜虞翻荀爽而下三十家諸儒論說藉此
稍得流傳蓋隋唐以前之書間雜讖緯或躒駁不
醇然古時制度文物多賴以傳其譚理亦有精詣

洵被喪亂得存於兵火者蓋鮮明興救天下學校
皆宗程朱之學永樂時詔輯四書五經生理大全
徵海內名士開館東華門御府給筆札冀成鉅典
是時胡廣諸大臣虛糜廩餼叨冒遷賚四書大全
則本倪士毅通義大成詩則襲劉瑾通釋春秋則
襲汪克寬纂疏剿竊抄撮苟以塞責而已詔旨
頒行末學後生奉爲寶書並貞觀義疏不復寓目
遑及其他即更有名賢纂述流布人間誰復蒐訪
珍藏益歎先儒經解至可貴重其得傳於後如是
之難予感竹垞之言深懼今時所存十百之一又

復淪戮責在後死其可他諉因悉予兄弟家所藏
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無錫秦對巖常熟
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邵及竹垞家藏舊版書
若鈔本釐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版行世門人納
蘭容若尤愆憇是舉捐金倡始次第開雕經始於
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來學
功在發予其敢掠美因敘其緣起志之首簡

汪環谷先生集序

以愚觀今時之以言語名世者何數數也古人於
著述之事蓋有終其身不能竟其業者矣即業成

亦終身不以示人至於數十年之久或數十世之後得一人焉從而表章之而其書因遂以傳莊生所謂萬世而下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夫古人之傳或於數十世之後而傳其一二篇焉又或僅傳其一二語焉傳之至今不朽是古人書不自傳也人爲傳之故其出愈遲而傳愈久今則自爲傳之且急爲傳之而人卒不傳名實之事固未可同日語也新安汪環谷先生學問淵源得之於黃勉齋之門人饒雙峰氏元泰定中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即棄去畢志聖賢之學今讀其所著春秋纂

疏及經禮補逸諸書考覈論辯研精入微莫不本其師說以闡經傳之奧旨其他雜文亦皆根極理要貫串古今非苟然而作也然觀其文辭簡質無所摹倣惟務實勝未嘗有意於世之知之者然當其時已爲虞文靖公所識易代而後以名儒應詔與宋文憲公同脩元史有集若干卷刻於某年今已三百年矣其裔孫宗豫恐其書之中佚也復彙輯而重梓之思以傳之無窮屬吾友蛟門徵序於予予觀先生之文識見甚醇持論甚正意當時脩史之役文憲諸公藉資於先生者居多

今上特開宏詞博學科徵海內諸儒試其高等悉授以館職纂脩明史誠一代曠典也吾意其中當亦有如先生者以醇正之學卓爾之識不偏不撓以成一代之信史者乎夫惟不亟亟於傳者乃真可傳者也因序先生之集并及之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一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二

序_四

顏光敏書義序

前輩毗陵唐襄文公少以制義知名其宦成後所作天下尤奉爲準格今所流傳吏部時藁是也闕里顏脩來先生亦官吏部自公之暇著近藁若干篇以示予予惟 國家旣以制義取士即人臣所以選德報國者於是乎在而欲定人之賢否必其於文之工拙文之工拙不易辨也常進新而留故足以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而後可能也

逸悉心簿領遂以弊蟲忽之是忽

國家之制而

子道

不復以人材爲計矣觀襄文公集中荅俞教諭書君子之用心何其遠哉先生之著近藁也體大而思深豈徒賢於無實駁雜之說予有以知其必能長育人材陶鑄萬類也若其意度波瀾視襄文公直可方駕值今 右文之世方將助成德教以鼓勵天下子故推而論之以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勗焉

韓元少制義序

代

唐承六代文章之敝昌黎獨爲古文於舉世不爲

之日人以起衰之功歸之而公之文在當時自習
之持正諸君子而外實未有共尊信以變其所爲
者至宋歐陽文忠輩始推以爲正宗而師之耳歐
陽子之時亦當宋世文章之敝公獨取古文於舉
世不取之日人以起衰之功歸之然其知貢舉時若
省元李實其文亦無大名於後蓋始取其正而才
或未足以厭天下而變其所爲故一時譁然夫習
俗之於人豈不甚哉苟非時之所尚爲之難求之
亦不易有其人而不相遇固無益也若夫文章之
道至廣要使學足以深其義理而言足以達其性

情雖千彙萬變皆正也士衡云雖濬發乎巧心或
受嗤於拙目世所驚眩以爲奇者自有識者視之
大抵文所當然而已乃若其高下之故亦可得言
韓子之時天下習爲對偶聲律其害也浮誇而失
實歐陽子之時鉤章棘句其害也詭固而不情至
於今之世則又異矣影響其義絲綴其音雷同其
辭灰滅其氣羣瘖而衆瞽日朘而月削不至於澌
盡不止故以視唐宋之敝則高下又有間然夫世
豈無負才之士可以爲古人之所爲者哉而謂不
如是不足以得功名也韓子元少獨確然其不可

拔當其爲文其心無所不入又浸淫乎百氏而發爲要眇之音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極其致宜可以感鬼神而致風雨然莫不適合乎聖賢之道而止癸丑南宮之役子與大學士杜公少司寇姚公學士熊公實司厥事旣受命皆秉心一志務得天

下特立之士不爲習俗所靡而能以其學黼黻大業一起當世之衰者庶以副我

皇上右文之治旣而得第一人發其名則韓子也予聞韓子自領京兆薦以來世已咸知其文而獨多以奇目之者夫韓子亦猶是文之當然而已世

之下也乃更以當然者而謂之奇則其病爲甚而韓歐之時殆不至然也今韓子旣以省元入對大廷

天子賞其文親擢第一韓子之遇可謂至榮而其文章可以自信矣予旣喜韓子之能爲是文而又幸其適遇乎聖世亟求古學之日蓋有非偶然者焉故以序其集而告天下之讀韓子之文者

翁寶林稿序

四民之業其三者皆有必然之效故農不盡其力無倖獲於天工不盡其技無苟售於人唯商得以

廢居擅利然亦盡其術者能之至於士則不然其所爲學問無從而知也知之於其所爲之文而已文之塗至不一而其取富貴也又往往不皆有本之學得之夫人之情亦孰不樂其苟且而近於得者乎故不特古學之廢也於所謂時文之中則又相戒曰無自苦若某某者其文卑其取一第若操券而責焉某某之文其理其氣吾未見其善也今居華廡焉吾若是是亦足矣萬夫同聲唯下之求幸而果得則益自信其說以教其子弟即不得不以爲操業之陋而曰吾如是世猶不識焉若今之

某某者其又近之矣此其道類以學爲賈而非其術嗟乎朝廷於四民之中懸官方以取士將以治夫三者而操業之陋乃更出其下文章之習不盡爲芻靈不止故昔之患在文體不正而今之患非患不正也患其與夫向之不正者而俱盡也患其似正而枵然其無有者也此其始皆倖得之心爲之雖然文以應科目而曰爾無務得焉則不足以信然則如之何曰吾亦爲其必然之效而已必然之效者何也文有理實備其理者不爲形似而取之題之左右逢其源文有氣真能養其氣者取於

心而注於手若江河之流而不可竭理與氣相輔而文之道盡矣則翁子寶林之文是也夫天下烏有盡其道而不得者哉農之於其力工商之於其技術皆有必然之效而況於文以是爲正則誠正以是爲得則無不得讀翁子之文而信其道人之情又何苦不爲必然而顧倖其偶然者乎嗟乎若翁子者可以救時矣

禮部頒行房書序

往予與韓慕廬同官學士寓直閣中相與言及文章風氣

三才

禮部集卷十二

五

廿明

天子雅意振興儒術使文明之化光被天壤而士且狃於科舉之習雷同勦說徼倖苟得而無奇偉俊拔者出其間思欲少更取士之制畧近古意其後予副貳春卿乃與長屬斟酌定其式第一場試經義兩三篇經疑三四篇折衷於注疏章句集注與諸儒之解又略仿宋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之議所謂寬其日限隨場去留之法第一場去若干人留若干人次試二場又去若干人留若干人次試三場慕廬又言第二場增律賦一首其判用唐人體設爲疑獄以觀其所比之條則去留必審而士

知務實學既具稿將上之而公卿間有以蘇氏設法取士不過如此爲言者遂不果上時時去來於心而不能釋茲者吾師孝昌公起爲大宗伯遂復以是質之先生曰何必爾也三試之制內聖外王備之矣人自不冝盡心耳即以經義言之君向者丙辰錄真之選其於文章之旨趨論之詳矣使天下士皆尋繹其說則於雷同勦說之患十可去其七八也會予墮馬抱疴閉門三十日方取新進士之文而評次其高下先生遂取以頒示寓內使鏤板印行夫由丙辰以至於今天星一終士之移於

風會與能自立者其所業皆當少變矣若夫吾所論文章之旨趣雖更數十年豈得而變哉然吾又有說於此天下有一定之規矩繩墨而無一定之方圓平直也或有問予作科舉之文宜何如者予必告之以傳注爲根柢以古文爲依歸以先正爲準的請益焉則告之曰傳注者非一師之說也自漢唐宋元明以來諸儒之異同宜考訂也又非以決張乖誕爲古文也非以腐爛迂拘爲先正也學古文者當知其用筆之不類於今人學先正者當知其結撰之不類於後人如是焉而已矣然其道

非可襲而取也先正華亭唐文恪公訓子弟一歲之內必閱十三經史記兩漢三國資治通鑑文選韓柳諸家文集語錄諸書爲文必三百首蓋自春徂冬幾無一刻得暇逸如是數年學乃有成予童子時見爾時先達尚能通曉三史誦習韓柳歐曾文集又討論王唐崑胡制義立言皆有根柢今人但守兔園冊子以爲弋獲之資叩之枵然無有也每爲憤懣太息學者由吾今日之云以參說諸十二年之前之說而因執是集以求其合與否庶幾乎當世有奇偉俊拔者出焉而力去夫雷同勦說之習也則科舉之式誠可以不變而吾孝昌公所爲嘉惠後學之意亦大矣哉

陸子載翁材一合稿序

舉業之敝至今日已極其故在求得而患失喜逸而惡勞苟且因循趨逐時好羣然相習以成風靡然而不知所底有賢且智者焉不以得失櫻其懷窮年矻矻弗顧世俗之謦訾而覃精研思於其中則其學問識解及文章尺度必能深造乎古人之域而一時文體亦因之以變如以衆人皆然我何爲獨異其甘居於下士之至愚而舉業之敝壞又

誰起而救邪吳門陸子予載爲予兄弟總角交虞
山翁子林一則山愚先生令嗣執經於予者也二
子與蘇子苞九翁子寶林相友善所處至阨窮獨
能沈研鑽極深求聖賢之指歸務爲通經博古明
體達用之學一時或姍笑之不顧也亡何寶林爲
予壬子所錄丙辰第二人及第苞九以乙卯雋京
兆子載林一則又同登丁巳賢書而嚮日姍笑之
者又從而歎羨欣慕之不置由此言之人患不能
立志耳誠能覃精研思以從事於斯雖不以得失
嬰其懷究亦未嘗不得而詭隨者亦未必盡得也

苞九子載林一衍將試南宮掄大魁本其學問紆
其蘊抱古人所謂騁駉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諸子不多讓矣茲以予載林一合刻其稿問世請
序於予爲述之如此

宋嵩南制義序

戊午秋江南鄉試榜發哀然舉首者爲廬江宋子
年甫弱冠都人士相與歎羨或又言宋子之兄先
一年丁巳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羨不已宋子謁
予於長干僧舍摠衣肅拜執弟子禮甚謹已而出
其行卷屬子序其首予讀之而歎曰文章天地之

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茂隆鬱積薰爲
太和夫豈偶然哉宋子以終賈英妙之年稟機雲
藻艷之質其爲文理醇詞雅法古調高玉立霞舉
含章秀發直將關衆俊之口而奪之氣吸先正之
脈而得其神於世之翫奕熟爛卑恭勦襲之習邈
乎不相及也然使宋子經竒自命絕倫逸羣遂足
驚爆鄉國凌蹕長老或規規揣摩徒以博一日之
遇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而宋子恂恂粥粥飲然
如不勝其文章茂隆鬱積之氣隱見於眉目間可
以知其器識之遠且大矣由是而大魁天下雍雍
廟堂固分內事吾知宋子亦不以自滿假也士君
子所以立於斯世者當自有在君家元憲景文兄
弟文章事業彪炳古今他日大小宋之名近在廬
江而竊念世俗之相與口哇目瞪歎羨不已者又
何如也予方編輯禮經支離視息愧未有以相長
是在宋子勉之而已

王令詒制義序

宋文憲有言古時文學之彥自童丱誦習四經三
史期於默記後遍觀歷代之史以廣其知識而又
參於子書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此學所以精

瞻宏博足爲經濟之用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蓋貢舉之弊其來舊矣朱子嘗欲合諸經子史時務分之以年每三年而分試之治經者必守家法蒼義者必通貫經文嗚呼使朱子之法行烏有此失哉然而績學好古之儒未嘗聊爾苟可爲貢舉之學震川先生嘗言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於吾心之理昔賢之

爲學蓋皆博而有要也是故貢舉之法即不變未始不可以得真才戊辰南宮試予與宛平相國諸公同事務得精瞻宏博有體有用之士雖其才分大小不同然亦往往而遇青浦王子令詒少孤露不以貧困廢學童穉時即好爲古文辭有聲梅邨先生極嘉賞之吾鄉葉文敏公嘗過青浦婦爲子言令詒之才於今溯其時越二紀矣而令詒始得舉於京兆成進士今雖猶壯年然其得名甚早贈蹬棘圍久而始遇噫亦可謂艱哉予觀令詒爲人謙退自持有至性其文闕深淹雅根於性理不名一

家要其大指以震川爲歸震川古文爲一代宗師而尤邃於經術故其制義元元本本言軌於道一切才人學士皆不能及令詒湛深古文固已有素又嘗受業於平湖陸先生性命之學經其指受宜其文之類震川也始令詒不得館選諸公卿咸爲歎惋予獨以爲人文之傳不傳固不繫此向所欲得精贍宏博有體有用之士豈以名位爲重輕者哉令詒釋褐後予留之邸舍日夕與之講貫切磋蓋其學日進而未有已也其文予旣論定三十餘首刻之錄真選中又遴其可存者百篇都爲一集刻以行世而又序之如此

山東行卷序

今與入五都之市百物具備其中精粗美惡無不見而瞭然者燕趙楚粵相距千萬里其取舍究亦無大懸絕雖操竒贏者欲逞其智巧以逐利而有所不能蓋天下物之不齊者終不能漫無區別紛然雜進而人情不甚相遠即五尺之童適市物之精粗美惡指而示之或能知之者其弗至於顛倒蒙霧也明矣惟以文章取士則不然作者之心思學問閱者或不能知就其一日之所見以爲高下

非若市司之物可以權衡而平準有不虞而得之者有懷才而負屈者變易蒼素淆亂是非僥倖者居之不爲恥而有志之士搯腕太息無可辨訴此其故在司衡不得其人宋人所謂謬種流傳者也苟有深心斯道者於此如歐陽永叔呂伯恭朱晦翁王伯厚虞伯生丘仲深李賓之王濟之張太岳黃葵陽諸公舉子文章之工拙猶凡物之精粗美惡確乎有品第一見瞭然非難知者而如其眯目任情率意以從事珍蕭艾於篋笥謂蘭蕙之不香其不爲五尺之童所笑者幾希翁編脩寶林偕高戶部紫虹校文山東所得人甚盛寶林選定行卷百餘篇寓書示予喜其識鑒之精而冀望他時之主文者於此取則也爲刻而序之

戊辰會墨錄真序

戊辰春試士南宮宮傅宛平公司馬成公副憲鄭公與子同奉總裁之命時朝廷用臺臣之言得稍緩榜期從容校閱鎖闈者垂三十日始得竣事及榜發都下良翕然稱爲得士蓋宮傅公與成鄭二公之藻鑑不爽而濟以同事諸賢之殫其心力宜子之得藉手以迄成也顧子自惟才識淺劣

謬荷

主上殊遇代置諸司所不至墮越是懼惟是精白
一心虔共奉職庶幾得仰副我

皇上所以委任之至意入闈之日宮傅公與二公
抗聲言曰往者壬子京闈之役公實爲主司風氣
自此丕變今茲南宮之試天下才雋聚也公其勉
之予拱手對曰憶壬子到今十有六年學殖本薄
年衰益荒幸隨元老鉅公後秉承指導敢不黽勉
從事遂告誓神明設立規條與同事者約諸士三
年攻苦劇賢鉢肝就此盈尺之紙苑枯得失決於

三百六十六

憺園集卷二十一

十三

顧洪

俄頃卷一到時即宜袖手閣筆冥心靜對恍與作
者之神情相遇然後隨其工拙而上下之若是則
雖限於 功令美不悉收而在吾與彼之心亦可
以無憾矣若掀紙未竟妄先甲乙逞臆恃才塗抹
恣手此不特坐失作者之苦心而上負 功令明
誅鬼責何可逭也其程約以讀書窮理養氣爲文
章之根柢故其粹然成一家言者尚矣鏤金錯采
之觀而中無生氣未敢錄也其雷同勦說者屏矣
輝山媚川之姿而中有累句不輕棄也觀其敷辭
必求切理觀其才勝必求入格理非株守訓詁之

謂也必其能旁通曲暢於聖賢之旨其理足者辭
之高下無不如意矣格亦非拘牽繩墨之謂也必
其能神明變化於矩矱之中其格定者才之正變
入焉而化矣以故一字之得失參詳或至數時一
卷之去取商量或至累日苟得佳文洞心駭目踊
躍賞歎其稍有疵類者咨嗟沈吟反覆絜量至於
二三場並所加意證明家法則一經不爲少條畫
時務則連牘不爲多振幽滯於獨絃竊渺之中標
竒雋於風塵物色之外黎明據案夜分方退積日
勞憊嘔逆大作兩目發腫愛我者勸以少休雖心

感其言意不能自止也所幸諸公於予持論多所
相同予輩雖自信其心之無負而尤恐識力有限
無悞收而或不免於悞落者則此心怦怦至今猶
未能釋然也榜定即於闈中刻元魁十卷其餘今
復訂定之以公海內豈敢謂文章風氣畢歸是科
亦以志宮傅公與子輩之盡心於是云爾

葉元禮制義序

士之以文章雋南宮也每科凡累百人其間或以
年或以才名家世並足顯於時而兼之者什不一
二焉弱齡擢第而聲實未厭人望一也窮年積日

菑畚畊穫於其中僅工揣摩之文叩以古學而色
變二也拔起單寒家風漫無足紀有松柏生埤之
歎三也此三者有一於此雖或幸而得遇吾知其
中之嘽嘽而不能釋也乃柳玘以少年高第才名
太盛門望清華謂之不幸以人生之所難兼而反
似不願其有者何歟今葉子元禮之舉進士也則
兼有三者之美矣汾湖葉氏與吾邑及松江之上
海同祖石林今登朝者冠冕相望其祖自黃門公
以來聞人代出聲華燁赫諸父群從皆有才名乙
卯之秋元禮偕族弟淵發同舉京兆而從父大理

公有子復舉浙闈可謂極一時之盛顧元禮年方
少而東南文士夙稱之姓名一似老蒼其家雖門
第烏奕先世清白吏不名一錢蕭然四壁即以單
寒之士處此亦不能堪元禮當之晏如是寧復有
柳氏之慮元禮年未及壯而博習書史掉鞅詞場
久爲名輩所屬目其文原本經術根據理要不屑
爲一切干祿之文而自足以致當世之譽然後知
葉子之以少年雋南宮也其才名足以自致其家
聲足以無忝誦其文而知之矣憶前輩張素存侍
講丙午校士兩浙已得元禮之叔星期而終以失

元禮爲憾予壬子歲典北闈嘗得元禮文與同年
蔡脩撰深賞之雖未果錄然心知其爲名士必售
夫文章遇合有時得失未嘗不可自決也以元禮
之年少多才與其家世即使不遽售將遂不有可
自決者乎因其屬予論次其文而并志之以見予
之知元禮不自今日始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二

澹園文集卷第二十三

序五

送姚僉憲撫蜀序

蜀素以繁富稱天下然其地踞溪山之險竊據時有數被兵革地荒民流亦非一世若其受禍之慘未有如明季者賊獻性嗜殺以擢筋咀肝爲笑樂重以歲比不登虎鯨其類風挾火飛灼人踣道鋒刃之餘靡有孑遺樹穿于屋草長于靡仕宦者以爲非復人境 國家恩澤覆露三十四年間稍稍保聚然猶人稀土曠空城故壘相望比叛者又從而戕之雖王旅致討蕩平而向之稍稍保聚者復流移失業矣是何異老穉之人嬰衰羸之疾其起之不誠難哉

天子重憫斯土思所以撫循之會巡撫當代乃冊僉憲姚公以往姚公起家成都推官改安化今入爲給事忠謨謹論

天子雅知公而簡畀之況公有惠愛於蜀人所以規畫措置以報稱

上心而大展其素所設施者講之宜熟矣予於公之行顧有所亟望於公者竊效古人贈言之義欲

爲公一陳之子嘗備負史局見前代採木之役爲
累於蜀人甚劇木之所產大都在窮崖沍谷宿莽
密箐毒蝮瘴霧不見日月人持糗糧巖棲露宿輕
則致疾重則蠲命深入生番之境又往往逢攻剽
劫奪其不死者幸耳其採之之艱旣如此其運之
之勞與費又不貲而木或尺寸不中程度輒棄前
勞而無償費見於前人之書甚著而歸太僕有光
所爲都御史李憲卿行狀及吾族祖嘉定知州學
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爲尤切以今日之蜀
度之其難尤百倍於昔也公是行也其必請罷此

役今所司考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原未採取蜀
材亟宜別爲計議使民不蹈於向者之患而後所
以拊循而安全之者可以次第措置甦蜀人之困
事無有急於此者矣夫蜀固衰羸之疾也凡百治
具如參苓諸上藥可以滋榮衛培元氣者其方不
一若採木之役如烏喙之殺人不必羸病者而知
其不能生矣於公之行而述所聞於昔者以爲告
此宜公之所熟籌然復舉以爲言者以其事之不
待身履其地而知之也公其留意焉

送睢州湯先生巡撫江南序

先儒之言體用一源者其義亦明且著矣而世之論人者往往曰某公某公者體勝於用人也某公某公者用勝於體人也天下豈有離體用爲二者哉有體則必有用無體固無所爲用也昔明道先生之斥異端也曰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考亭先生之上封事也曰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自然可以應天下之務由二先生之言繹之蓋致其知矣反躬以踐其實踐其實矣舉而措之事業由是以致乎其極內聖外王之學豈有他哉惜也

二先生之道不行於當時其立朝之日淺無以致斯世於三五之隆然其任職居官立綱陳紀悅安強教世之以能吏稱者弗逮也明道先生初調鄆主簿令晉安皆以片言折獄僉書鎮寧軍判官排衆議合曹邨埽決口知扶溝得濱河惡少貫之使察爲女奴者境無焚剽之患所至立爲科條旌別善惡恤孤糞釐姦僞爲民愛之如父母考亭先生之知南康軍興利除弊講求荒政爲學規引進士人講說其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也浙東方大饑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未至境而商船輻輳

矣政有不便於民者釐革處畫必爲經久知漳州
秦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土
俗崇信釋氏悉爲禁止所至以興學校明教化爲
本事二先生之所試者如此使其所試者大而所
爲措之事業者其止此乎有以哉宋史作道學傳
而數公者之政績一一書之也彼離體用而爲二
者不亦誣乎大中丞睢州湯先生固當世之爲程
朱之學而體用一源者也先生弱冠登科受知
世祖章皇帝官禁近已而持憲外臺所至歷有政
績能肅然整齊其綱紀於民有豈以強教弟以悅

三十四

愷園集卷十三

四

古

安之實春秋方壯一與上官忤遂引疾乞休家居
二十餘年益涵養於存誠居敬之旨泊如有以自
守冲然有以自得也會

天子詔徵宏博之士大臣以名聞召試稱 旨於
是復入史館擢爲講官尋總裁史局

天子知其經術湛深令每日直講 內殿俄自庶
子轉內閣學士先生所爲密勿啓沃者非程朱之
言不以稱也會 廷推可巡撫江南者

天子歷簡在廷其難久之而先生遂膺 冊命親
承

上命者至再乃出江南士大夫之官京師者相與
歌舞以爲先生所反躬實踐以措之天下之民者
於是乃得竟其所設施而吾江南適蒙其福也某
於先生夙爲同官今則部民也其可以嘿而已乎
先生既 陛辭將行爲援程朱二先生所爲任職
居官者以徵體用一源之義而又爲先生志喜曰
程朱所際之時所遭之勢有不可與先生同日而
語者矣程朱之蒙召見侍講筵爲日無幾方用薦
者入而旋以間者出出又爲小官而先生受

主上特達眷顧五六年間累遷至八座節鉞何其
榮遇之過古人遠也吾知先生之所建立亦必有
遠過古人者吾於同官之情則宜相與慶幸先生
之榮遇而於部民之誼則於先生所建立者厚有
望焉

送楊少司馬序

國之元老著功立名年及耆艾以養親予告 寵
命優渥比其行也士大夫傾城而送之此前代史
冊所不多見而朝野所謂至榮者然而其中猶有
不得已之情雖羨慕嗟歎於其行者有所不知而
同官相知之深者或言之而不能盡則千萬世而

下又孰知當時君臣相遇之難而其得之可幸也
國家定制仕宦無兄弟及兄弟俱在仕籍者例得
歸養今少司馬楊公前以才望簡撫黔中時大夫
人年已七十餘公思念不置凡再疏請歸

天子以巖疆新復非公無與彈壓者嚴命畱之遂
不敢固請繼 召佐邦政置傳來京公協理維勤
軍政脩敕中外遷建措置合宜輒欲以間申其情
事而

皇上方銳意太平三事大夫罔不凜凜奉職圖稱
上言則又依違者久之常望南天白雲屏處獨歎
賓客謙從皆爲感歎既而曰吾不可以濡遲矣乃
上疏言臣以無任蒙

皇上異數拔擢洊至卿貳雖糜踵頂無以仰報萬
一顧臣母年八十有四病卧牀第臣兩弟一爲縣
某處一在家錮疾淹廢而臣犬馬之年亦六十矣
自出撫貴陽不見臣母面一十六年起居遠隔飲
食湯液之奉無由躬親是臣母雖有子而無子也
臣日夜悲念精爽飛越雖欲竭誠以報

皇上其道無由特乞俯憐烏烏至情許臣歸養終
母天年臣不勝惓切疏甫入而賜歸之命下矣蓋

皇上雖不忍遽釋公以歸而不得不奪於以孝治天下之意故俯從公志曾不崇朝而諸大僚皆莫得邀此異數則公之得遇

皇上於此時可不謂至難至幸者哉此予所謂不得已之情他人所不能知而予知之獨深者則於公之是行也其得已於言乎公返子舍自今以往母子相依百年之久之日則皆君恩之所沾濡而寵被者也聞其事者忠臣孝子之情可油然而已

送大司寇魏先生致政還蔚州序

蔚州魏先生之得請而歸也崑山徐某往送之先

三方十六

憺園集卷二

七

士玉

生曰獨無一言贈我乎余曰有懷之久矣昔夫子蓋嘗歎未見剛者而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爲君子之強豈非以意氣偏黨之私與伉直求名之病於剛德猶有歉焉者哉自古處臺諫之職者伏蒲攀檻代有其人前明時尤以矯厲風節相矜往往爲一人一事而詰責罷免詔獄廷杖死徙相屬言者卒不已此其爲清流正人固無可疑議而激於意氣涉於近名者或亦有所不能免也此夫子所以不輕許於申張子路者也而況三代以後之人材不得聖人爲之依歸以涵養其德性而克治

其才質雖以漢之汲長孺唐之魏鄭公論者猶不能以無遺憾又況於其他邪若夫學粹而識精體全而用鉅上而君父下而斯民不能不致其倦倦者是道德之士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間嘗指數三四十年間清流正人爲當世所稱道者不乏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先生一人而已矣昔者先生以光祿家居槌關讀書十餘年所講求者存誠主敬躬行實踐之學若無心於當世而以執政推轂乃起其或出或處一於義而無適莫與人交謙恭平易恒自以爲弗若人其於意氣偏黨之私澄汰淨盡亦已久矣若其立朝之概如喬嶽之作鎮如砥柱之障瀾所言皆國家大計他人之所不敢言儉夫穢吏望風惕息雖千百世之遙聞其風者亦將頑廉懦立恨不與之同時固無俟乎予之稱述矣顧讀著夫學問之所自得使後之論者知夫先生之爲有德之言仁者之勇有合於夫子不流不倚之旨爲天德之剛而非徒以矯厲風節見也天子名先生之堂曰寒松至親灑宸翰以賜知臣哉夫寒松之貫四時而蒼然獨立於雲漢之表不以霜雪雨露而改易菀枯者豈有所爲而然哉

先生曰不敢當雖然是吾心也乃書之以爲序

送王阮亭奉使南海序

今

天子神聖英武芟薙僭亂方夏寧輯爰以季秋之吉車駕發京師省方時邁詢民疾苦始自齊魯南涉江淮所過泰山闕里及鍾山明太祖陵

天子親臨盥薦又稽之古制分遣卿貳告祭天下名山大川少詹事阮亭王先生奉命往祭南海行有日矣友人具官某送之作而言曰古者望於山川第一時望祭之未嘗分詣其地唐開元中始

三百四

瞻園集卷十三

九

齊齊

令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嶽四瀆其後輒遣專官肅將祀事然或雜以祈禳非古帝王懷柔百神之意我

皇上愛養黎庶敬恭明神寰中之大莫如海而祝融之神奠綏南服頻年戈船橫海之師著有顯績窮島絕壑咸入版圖其有功於國家最鉅況廣之爲州越在五嶺外瘴癘之區道里遼遠德教難究比盪定後百姓雖復舊業貪墨之吏朘削如故天子赫然震怒更易節鉞大臣以慰安鎮撫之其地尤爲廟堂所注意先生學問該洽器局弘偉

茲行也不特奉宣明德昭報神功而已其山川形勝風俗戶口吏治之臧否民情之樂苦二婦報天子以助施政教雖以乘輿七萃所不能至者儼如親涖其地而燭照萬里之外此先生奉使意也若往時祝釐之役陳禎符而稱美瑞知先生不屑爲也粵故多佳山水羅浮西樵諸勝皆在焉先生每遊屐所到長篇短詠山川生色嶺南又多佳士暇日且攜之登臨唱和還轅之日解裝而出其橐中所得者爛然成編當更爲先生一序之

送張敦復學士請假還桐城序

三百五十三

愴園集卷二十三

十

齊仰

往予爲敦復張公作四軒圖記大意以公處

講

幄論思之地當今

聖人學有緝熙所資於啓沃者非尠且深宮之中神幾默運以制勝萬里之外公日侍內庭仰見憂勤庶務與民同患之意臣子未可以私情上請故予以爲龍眠四時之景物雖佳公望之如蓬萊方壺殆未得徜徉恣肆於其間也所謂四軒圖者直以卧遊云爾重光作噩之歲滇黔底平海內無事保定孔固頌聲作焉其明年春公乃請急歸里營其親之窀穸

天子既俞之又手詔賜以白金文綺殷勤慰諭許得卜宅兆訖事而後還 朝於是公治裝南行過子道別子曰公今得遂其歸矣計公到日已及春深由是而徂夏入秋涉冬以其卜兆之餘而少憩於其間以休其上下瞻相之力則夫四軒者可以遍歷之以遂其夙昔之懷思矣雖然庸遂得徜徉恣肆以極其樂也邪公朝夕侍奉 講幄者數稔於茲一旦言還乃心未嘗不在

天子左右也

天子之所以眷注於公者渥恩溫語欲其慎成篤終之禮而式遒其行也則夫四軒之景物又豈能久戀乎子所以復理前說以贈公之行也

送孫古喞之官南靖序

嘉善孫古喞以辛丑中禮部試入對 太和殿公卿大臣讀卷者咨嗟歎賞謂當以第一人及第俄置二甲第一例應除府推官需次未即授久之廢推官改爲縣令又久之乃得福建之南靖於其行也 京朝士大夫爲詩歌以送之旣以寫其離思且惜其才之當在清要而屈於小縣而古喞驅馬出國門將走六千里以適濱海炎瘴之地意無不

自得者方古喞爲舉子即以今古文辭負東南盛
名長身脩鬚清姿四映四方人士望之若神仙其
旣釋褐也待命闕下及在里門凡十有二年同
時之進士高第者駸駸乎至列卿矣而古喞方授
一縣此其間若有天焉然吾考唐宋以前因人予
官不以官限人於時進士必授外職試以民事其
知制誥脩國史多擢久歷內外者故得盡其用自
有明始選吉士入翰林而劉忠宣時雍嘗請於朝
廷願爲親民之官蓋有經世之志者以爲優游詞
館未足有所設施故欲得親民之吏以自效假令

古喞生於唐宋時即不如今之需次淹久其必由
州縣以歷臺閣無疑也古喞於世務無所不通自
釋褐以來揣摩吏事又甚久南靖爲漳州屬邑八
閩重兵駐漳者爲多其民素苦徭役而芻蕘糗糧
之儲備於縣令是問他人跼蹙不能自振者古喞
必辦此有餘他日政成報最蒙不次之擢以廻翔
於禁近清切之職皆於南靖爲始基焉天之所以
成就古喞與古喞之表暴設施者於是乎在宜其
不以屈於小縣爲抑鬱也予與古喞交久且善也
述而誌之以爲序

送施少參尚白還宣城序

仕止久速君子之所不能必也而一聽於時之自然故無往而不自得者然而孔子之將去衛及還原息陬也作丘陵之歌則曰維以永歎涕實潺湲作繁操則曰慘予心悲還原息陬徘徊去畱之間若戚然不能釋者豈聖人有所不安於時哉此皆性情之至而發乎其所不容已也人生所常涉歷之處及常相見之人驟與之別未有不黯然神傷者況官於其地與父老子弟相親恤至於數年之久者哉江西參議宣城施先生分守湖西七年值

朝廷裁省天下監司官當去趣裝將行湖西士民攀車涕泣者幾萬人既至章江重繭追送先生亦重念湖西人若愴焉不能釋者予聞湖西人言先生事最悉先生駐節臨江府城久壞距蕭江數武屢築輒潰先生禱於城隍之神越明日城成新塗峽江多虎患太守高培請先生爲文禱於山川神祇居三日有虎自墜深谷村人殺之以告自是絕無虎害歲旱禱雨先生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雲壇下呼天痛哭俄有一人發狂叫號言某日雨及期雨果大至先生所轄諸郡並有講堂書院一日

親臨講學有新淦人兄弟閱牆者聞先生言相持
大慟詣階下服罪廬陵諸生有同父兄弟爭產者
亦感悟友愛如新淦人先生以至誠通神明感人
心者類如此以故湖西之人聞先生行悲慕之不
已而先生視其部人若手足肢體疾痛疴癢之無
不關也故不以名位沈滯爲憂而以己之既去湖
西之人將無復噢咻之者宜其愴然有所不能釋
已予又聞先生之署剖竹爲亭曰就亭爲屋傍木
芙蓉曰芙蓉屋爲樓曰愚樓平昔所游處也青原
鷺洲書院先生講學之地也固嘗與賓朋佐吏國
人子弟笑語談論於此凡皆其所不能一日忘者
也先生還宣城當需次除官且數年徜徉於敬亭
黃山之間以順時而動明先王之道以興起其鄉
人徐而擴乎天下仕止久速固無往而不自得者
予見先生重念湖西人特爲之推明以見天下繫
戀爵祿者本不足論即決然以去有膜視吾民之
意者亦非聖人之徒也於其行述此送之

賀張南溟擢左副都御史序

歲甲子某月左副都御史缺

上特擢右通政丹徒張公任之 命下舉朝胥慶

而吾江南人尤喜正直之得庸風紀之克振以是
爲鄉土光爰相率徵文以爲公賀子辭讓不獲則
書以進之曰惟黃門省之與御史臺實相表裏者
也省主封駁臺主糾察朝廷政令之得失人才用
舍之當否廷臣議之兩省皆與也公昔在諫垣竭
誠盡職凡國家大政事知之必言言之必盡每面
奏封事趨入螭坳

天子數改容待之所言輒蒙報可 特簡內升再
遷京兆陟處霜臺

上之所以簡畀者蓋默鑒已久也先儒有言都察

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
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
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之振飭於是乎在公魁
貌長髯音吐弘暢自其爲閣舍時出入經殿門迴
翔容與行止不失尺寸人已指而異之迨居比部
剖決無畱牘黠胥老吏莫得容其私升堂受質選
言而發神采奕奕雖諸老亦不敢以僚屬相待也
今公且躋崇班峻秩駸駸乎秉鈞衡而管樞軸也
此所以重有慶於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也獨是區夏乂安之時與向

者邊陲未靖之日又有不同者嚮者三方草竊烽
檄四馳事無大於用兵籌餉而公所建白動適機
要多見施行則公之所已言者其爲利固已溥矣
今小醜旣靖武功告成

天子方弘制禮作樂之事鑒觀四方求民之瘼於
是時而當是任所以振綱維肅紀度者必使朝宁
無不究宣之德意遐幽無壅闕之隱情明目達聰
獻可替否以贊久道化成之治然後足以報稱

天子之所以簡畀也公嚴氣正性從學問發爲材
猷至今公退之餘日手一編不輟又與其賢從宗

伯公悉心考論以精之宜其所蓄積者之愈以深
厚而所發揮者之必有元本也吾知

天子且遂大用公而公之道將大行而其澤且被
於天下後世稱之者不質言其姓氏而系之於所
產之地斯其爲吾鄉土之光者又何如也

送中書舍人汪君序

人之最願者康強無疾形充體悅神葆而精固而
其最不願者疴羸疾苦嬰於其身故無疾之人忽
語以疾則怫然怒而苟其有疾亦必憂愁抑鬱若
桎梏之貫體惟恐不脫去也獨今之士大夫不然

仕宦不適意其私情有所避與就無故輒自移曰
疾而都大官享厚祿者雖其有疾黃馘而僂行跛
曳而踰闕甚且喘呻牀第之間而終不冝輕以疾
告嗚呼疾之在人顯而易見非如學問心術之不
可知也而其有與無難定如此吾嘗靜而觀之彼
有疾者詭爲無疾其害於心大矣若無疾者自詭
爲疾不過以仕宦之不適意使其一旦居高位則
雖有疾而貪戀瞻顧當必有甚焉者其害於心抑
豈細乎老子曰兵莫憊於志莫邪爲下人知有形
之疾而不知無形之疾有形之疾時其起居節其

食飲已爾無形之疾中於人心而發爲世道之禍
固非俞跗之能療而藥石針灸之可施也斯其痼
疾已乎中書舍人季角汪君居京師三載勤於其
官會當遷忽移疾去蓋君有親在堂年高矣欲見
其子甚君用是憂思成疾急請於 朝棄其官而
歸吁觀君之疾其諸異乎今士大夫之疾矣人少
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熱中之疾
得失交攻於前愈進而愈無厭故已之爲難慕父
母而疾則得見父母而疾已君今歸服其命服拜
二親於堂下擊肥烹鮮手捧一卮爲壽一家之內

優游恬愉和氣充塞我知其霍然而起無疑也人或
有以疾勞君者則應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其亦可
乎嗚呼必人人如君之疾者而後可以事親可
以事君也歟

送熊遜脩侍讀歸養序

吾師孝昌先生往居政府忤俗罷歸奉太夫人僑
居金陵者十三年菽水侍養至樂也介弟遜脩告
歸定省亦有年

上垂問者再四遜脩乃出補官去年典試浙闈
特召至別院慰遣之恩數有如其還也於諸典

試中最高稱

旨

上嚮意欲大用之也比者

上既以大宗伯起先生於家不踰時而遜脩以養
母陳情疏畱中三日

上語執政曰熊某品行端方學問醇正廉介自守
不事交遊翰林中最高難得朕不忍令去但母子至
情難拒其請遂下溫詔許之一時知與不知皆
服遜脩之去之果而子以爲此去也固非讀書明
義理之君子所難而獨奈何其果者之少也且彼
亦未知夫君子之所以欲仕也孝經言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疏引孔子對哀公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世之自以爲顯揚者吾惑焉諺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夫彼特以尊官厚祿爲名耳而豈知君子之出處必以其道乎苟非其道則名亦非名矣經又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鄭氏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古之君子仕宦不出於其百里之國故禮有懸車釋政老而傳子而無去官以養其父母之文蓋北山之詩以行役而不遑

將母是其暫耳猶且作歌以來諗今天下一家海內之士或從官於京師或分職任官於四方而有親老不能就養無他子在側者許其告歸著在令上方以孝治天下凡以是告無不得請者豈以讀書明義理之君子而猶戀此一官濡滯不決邪夫精白乃心以報國家酬知遇者必不出於希榮干進之徒也明矣遜脩旣以學行爲

天子器重其歸也必益砥礪以答 恩眷蓋古所謂資父事君如是而已吾師爲 國宗臣荷

上厚恩義不可以不起遜脩則義可以去或出或

世祖皇帝時由翰林出爲監司所至有惠愛久之以卿貳內召

今上初歷官刑部侍郎請讞精明以艱歸服除遽詔起兵部督捕侍郎督捕專理八旗號繁劇公治之有聲尋遷禮部尚書明習典禮熟本朝故事上甚重之及大拜輿論翕然蓋公自通籍迄今敷歷中外三十餘年其公輔之望信於天下則已久矣公操履清嚴斷斷辨義利自奉蕭然若寒素然坦易不喜立皦皦之名卽之溫恭和藹其尤難者性醇厚遇事力持大體深得古大臣風昔曹參丙

三万牛

瞻園集卷二十三

三

子佩

吉漢賢相也其功業可紀者必多然史遷稱參惟曰清靜寧壹班掾傳吉亦僅載其不案掾史問牛喘數事以爲知大體二子者豈舍大而取小節哉大臣之體當如是耳方今六寓一家天下號太平無事然而水旱未盡調小民怨咨未盡釋咎在守令競爲苛細務朘剥不能體

天子休養元元至意故民受其病然則率之以惇大劑之以寬仁所以順陰陽宣聖德廣教化於公能無望哉嘗讀唐宋宰相表六七百年間列名簡冊以數百計而姓氏章章至今學士大夫稱道慕

說者僅數十人焉公異日功名藏之太常行事書
之史冊令學士大夫稱道慕說列之數十人中曰
本朝賢相吳公其一也是則 國家之慶而區區
桑梓之私固不足爲公道也矣請以予言質之公
遂以爲賀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三

憺園集卷二十三

三十一

子佩



